

## 报到的日子

\* 774 邓要兵

“你去哪？”我的思路被坐在我对面的男子打断了。

“合肥。”

“去出差？”

“不是。去上学。”

“哦，你是刚考上大学的大学生。”

“嗯。”我点点头。

“你们这批学生不简单呐。那么多人考，只录取了百分之五左右。”

“嗯。”我还是点点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

“我是来出差的。我是xx单位的。”

“嗯。”

……

我太不善言谈。除了以上的对话，以及以下的插曲，我已记不清当时与那位旅伴还谈了什么。

过了不久，他突然望着我放在桌上的大茶杯说“我可以喝点你的茶吗？”。见我犹豫，他马上补充说“我倒到我自己的杯子里喝。”我马上点头说可以。“很多人不敢从别人杯子里喝

水，可我不在乎”他接着说，并拿出一个玻璃杯从我的杯子里倒了些茶去喝。

……

夜幕降临，我便在时睡时醒中度过了一夜。每到一站我都会在旅客的吵闹声中醒来，车一开动我又回到昏睡中。等天亮，车已快到西安了。火车头已经从电力机车换成了蒸汽机车。不记得那位旅伴是什么时候下的车，大概是西安或郑州吧。整个白天，火车都在陇海铁路上向东行。这一天我没有太多记忆。基本上就是望窗外的风景，打打瞌睡，看看书。

到达蚌埠已是夜里十点来钟了。下车，转车，登上去合肥的支线列车。车厢比成沪直快车显得陈旧很多。一路昏睡到了合肥，天已快亮了。下车便看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横幅，立即走向前去。未等我开口便有人问我“是来报到的新生吧？”赶紧答“是”。于是被带出车站，到了一辆小客车上。被告知在车上等其他车次来的同学。等终于车开动时天已大亮。

就这样迷迷糊糊中进了科大校门。又来到一栋大楼前（后来知道这是化学楼）。楼前摆了一排桌子，新生们就在这里办入学手续。办完手续，由一位老师（可能是王景玉老师）带着走向宿

舍。走着走着有点纳闷了——这不是刚进来的大门吗，怎么又走了出来？

就这样走进了四系宿舍楼。我被带进了一楼东南角的房间里。里面摆了四张上下铺。三个木质床上贴了六个人的名字。一个铁质床的下铺贴了我的名字。我被告知没有名字的床铺是用来放箱子的。我便老老实实把我的铺盖卷打开，铺在下铺。第二天，宿舍同学来齐后有位建议我睡上铺，下铺放箱子方便些。我才搬到上铺去。

我好像是我们宿舍第一个到的。后来在走廊上见到姚德明，正搬着行李进入我对面的房间。他应该算我第一个认识的同学。

现在回顾，当时的条件确实不太好。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宿舍里冬天之冷和夏天之热。我们那间宿舍又特别潮湿。冬天，我的十个手指都冻得红肿了。有几次痛得夜里睡不着觉。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考上科大仍是我18年人生中最美好的一页。到了科大，我这山里来的娃娃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不管是楼房还是平房，都比我在知青农场里自己用水田里的烂泥做砖建造的房子好很多倍了。

随着列车徐徐离开中坝站，我脑海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同时也带有一丝恐惧。听说中国科技大学是所全国一流的大学，与清华不相上下。我能够考上它，实在是幸运。从全国各地考入的同学们一定是实力很强的，到时候我能跟得上吗？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那时候有个时髦的口号叫“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在之后的几年大学生活里，我和同学们确实都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那是后话。

## 梅贻琦校长的人格

\* 唐宝民

很多人都知道西南联大，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西北联大，西北联大是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三所院校组成的，但这所大学不但没有取得西南联大那样的辉煌，反而中途停办，究其原因，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三校之间不团结所致。而西南联合大学在八年办学过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怀，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走过烽火岁月，共创辉煌。当时，三校的各自校长分别是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校长）和张伯苓（南开校长），但后来实际负责的是梅贻琦校长，因此可以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形成通力合作的局面，贡献最大的是梅贻琦校长，我想，这与他的人格风范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梅校长有着近乎完美的人格，才奠定了三校八年的合作基础。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物质供应困难，联大师生生活非常清苦，梅校长就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度过难关，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有一些暂时不用的设备，于是清华就成立了清华服务部，用这些设备进行生产，用赚来的钱来补贴教师的生活。按理说，这些设备是清华的，与另两所学校无关，所以，所得就可以不考虑另两所学校。但梅校长不这样想，他顾念北大和南开的同人也同样贫困，所以每当年终分配时，也送给北大和南开的教师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用来帮助他们



一鉴亭

副刊 第401期

雨中初春眼睛湖

晓萍 摄影

度过难关，由此可以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精神。

梅校长的为人风范，还表现在他与人相处时的处事方法上，罗常培是北大教授，据郑天挺回忆说，1941年5月，郑天挺和罗常培、梅贻琦校长一同前往联大叙永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看望那里的人员，在返回途中，罗常培因为什么事大发雷霆，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隔阂，而且会影响到各学校之间的关系。当时，面对怒火冲天的罗常培，梅贻琦校长表现得异常平静，他静静地听罗常培说，直到罗常培把话全说完了，发足了火以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梅校长平和、恳切的态度，让罗常培立即火气全消，事情就这样平息了。这只是梅校长与人相处的一

个片断，我想，类似的事，在八年联合办学中肯定还发生过不少，但因为有了梅校长的处事方法，所以才保证了彼此之间能相处融洽，毫无芥蒂。

正是因为梅校长待人诚恳，公正无私，所以得到了另两位校长的信任，因此，在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就对北大的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天津话，意即“你作我的代表”之意）。而蒋梦麟校长则放心地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用蒋梦麟的话说，联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智慧。而蒋梦麟之所以能这么放心、放手，正是基于对梅贻琦校长的信任。

正是由于梅贻琦校长崇高的人格风范，所以才奠定了联大的合作基础，所以三所学校不是互

相拆台，而是互相协作，亲如一家，据郑天挺回忆，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年校庆，张伯苓当时人在重庆，但他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与南开是“通家之好”，所以应当给予祝贺。黄子坚在会上解释“通家”的原因，说是因为梅贻琦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才生，冯友兰一听，连忙上台也叙起“通家之好”来，他说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的文学院院长，但出身北大。于是，会场发言异常踊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非常感动，因为三校纷纷讲述“通家之好”的场面，正是三校团结的表现。

于是便想到了影响到这一局面的校贻琦的人格，并再次产生了仰望的想念。

## 初春最美油菜花

\* 周礼

“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翠，黄花如散金。”油菜花开的时节，也是家乡最为美丽和热闹的时候。那金波荡漾的花海，田间的泥土气息与花香，静静流淌的小河，婀娜生姿的垂柳，曾多少次令我魂牵梦绕。

冬天的余寒还未完全退尽，百花尚处在酣眠之中，而田间地头的油菜花却已等不及了，次第开放。就象追赶时髦的少女，迫不及待的脱去厚厚的冬装，换上裙装，展示着她们窈窕的身姿和美丽的容颜。

从小生长在农村，我对油菜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尽管在花的排名谱上，我找不到它的影子，比起其他的鲜花，油菜花显得毫不起眼。既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荷花的亭亭玉立，兰花的素雅纯洁，也没有玫瑰的火红娇艳，是乎不能称其为花，但我依然对她情有独钟。

漫步于乡村的田畴，或是坐在疾驰的车上，在道路的两旁我们随处可见她们倩丽的身影。或深或浅，或是整块的，或是零散的，或是整齐排列，或是懒散的伫立，就像各色各样的妙龄少女在你面前展现着她们的千娇百媚。也如海浪中翻飞的黄鱼，碧浪中珍藏的黄金，在和煦的阳光下，在杨柳风的轻抚下，熠熠生辉，灿烂光洁，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尤其是在温情的南方，齐整整的大方阵，更如天安门广场上阅兵时的三军仪仗队，那恢宏的气势仿佛在一瞬间甄没了粉墙黛瓦的村落，只有缕缕炊烟呈现着人间的景致，令人惊叹不已。

近观，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节节攀升，枝枝竞放。朵朵菜花如甜美的笑脸，伸张的花蕊如脸上薄施的粉黛，多情的花茎如舒张的双臂，深情款款的吸引着你的眼光，让你情不自禁的走近她，爱抚她，亲吻她。

微风中阵阵醇厚浓郁的芳香扑鼻而至，吸进你的肺里，甜到心里，浓腻得化不开，仿佛要将你醉倒。远处飞来了一群蜜蜂，时而在万花丛中飞来飞去，自由穿梭；时而附在花间“嘤嘤嗡嗡”，忙个不停。彩蝶是乎也不甘寂寞，在花丛中翩跹起舞，要为春天增添一抹光彩。不知不觉人已醉了，醉了，就慢慢地蹲下，或者平坐，或者仰倒，静听小虫啾唧，感受阳光的温暖，体味幸福的生活。

油菜花的花期很短，仅数日之光景，她无意争春，只默默地开放。当芳华褪尽，细长而青嫩的果实便挂满了枝头。她吸收的是阳光雨露，而带给人们的将是无尽的香甜。

三月的油菜花，开满了乡间，也开满了我的心田。漫步在这三月的花海，是一件多么幸福和美好的事啊！